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熊遠

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初爲縣功曹，郡辟文學掾，察孝廉不行。郡又辟功曹，州又辟主簿，別駕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宗監遠將軍元帝爲丞相，引爲主簿，轉參軍，又轉從事中郎。及卽位，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王敦舉兵，徵拜太常。敦引爲長史，尋病卒。有集十二卷。

廣昌鄉君喪宜廢冬至小會表

案禮，君子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曰：爲廣昌鄉君喪殯日淺，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乎？冬至

唯可羣下奉賀而已，未宜便小會。

晉書禮志中元南懷廣昌鄉君
娶未辨中丞熊遠表又見通典

八十一
百四十七

聞北陵被發上疏

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若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案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卽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卽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已爲罪，漢祖哭之，已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于往日，惡逆之甚，重于丘山。大晉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謳吟，思德于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主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

晉書熊遠傳
元帝作相列

爲主簿時傳北陵被
發將舉哀送上官疏

上疏諫親征杜弢

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呂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自隆大動，亦有遣將。呂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卽賊不足慮也。智書，燕遠傳，遠轉丞相參軍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遣

疏上

因災異上疏

破庚午詔書，呂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已，未足卽

喻臣闇于天道竊呂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
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呂益大化素餐負乘粃穢明
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
莫不東望而未能遺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旣敗七年
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
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微樂減膳惟脩戎事陛下憂勞
于上而羣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色而已此二
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
行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助者進稱職呂違俗見譏虛資呂
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遺歛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
者呂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詔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
達士驕蹇爲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
其非轉見排退陸沈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

賢漸相登進仕不報宣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
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已萬機未整
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已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
也今朝廷羣司已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
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已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
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雨令又置諫官所已容受直言誘進將來
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已言
明試已功車服已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
之所由也求才急于疏賤用刑先于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
滯堯取舜于仄陋舜拔賢于巖穴姬公不曲繩于天倫叔向不虧
法于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于寒賤是已章書日奏而不足已微
物官人選才而不足已濟事宜招賢良于屠鈎聘耿介于丘園若
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鬼何遷

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管書熊遠傳
遠爲御史中

丞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
書責躬引過還復上疏

奏請議獄皆準律令

禮曰崇善法曰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
㠯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㠯至刑措律令
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㠯來
法度陵替至于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厲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
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
任法每輒關諳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
司當㠯法彈違不得動用聞塞百壞成事案法蓋龐術非妙道也
矯割物情㠯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物制此爲㠯情壞法法之
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
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㠯

破成決恩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曰情言無所依準曰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已事爲斷耳。晉書刑法志逸典一百六十四元
帝爲丞相時主簿魏遠奏云云

建議勸農桑

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良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已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已來農桑不脩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晉書熊遠傳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

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議

謹案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返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眾奉迎未舉牘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于是觀禮公與

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于既往，恢霸業于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樂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如矜黎庶塗炭之困，目廢歡悅伎樂之事，謂宜設膳，晉書：高遠傳。通典一百四十一建興元年十二月主簿熊賜羣下而已。遠傳：通典一百四十一建興元年十二月主簿熊

遠

諫呂尚書令荀組領豫州牧啟

伏見吏部呂太尉荀組爲尚書令，復令豫州牧。自三代呂來，未聞

呂納言之臣，而出領牧伯者，組朝之素望，識了舊典，不應處外。

初學記

記十一通典二十二

論親死賊中啟

父母死河北賊中，如襄國平陽，可依此制。若王化所被人跡所及，

可往而不往非呂篤孝道也詩人喪馬猶求之林下不得漫依東

關通此九十八

辛謐

謐字叔重又字處道隴西狄道人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不起永嘉末召爲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劉聰陷長安徵太中大夫不受歷石勒石虎竝不應辟命冉閔僭號徵爲太常不食而卒

遺冉閔書

昔許由辭堯召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于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爾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某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召顧萬

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喬松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

晉書隱逸辛誼傳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九

孔夷

夷建興初爲從事中郎

顏含周喪嫁女議

鄭玄曰：未嫁成人，降其旁親。呂明當及時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縗之中可嫁女學者多昧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

通典六十劉隗上言王籍周喪娶主簿江陵又言顏含周喪遣女從事中郎議主簿孔夷議

孔愉

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吳平遷洛後還鄉。建興初年五十始應元帝召爲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呂訏華輶功封餘不亭侯。建武初長兼中書郎。大興中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明帝時拜御史中丞，遷侍中。成帝時爲太常，徙尚書。

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遷左僕射後爲尚書僕射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致仕咸康八年卒年七十五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

重表讓稟賜

臣呂朽闇忝廁朝右而呂清劣無益毗佐方今彊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許官省職貶食師用勤撫其人呂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

施呂重罪戾晉書孔倫傳成和八年詔給左僕射呂倫

奏日蝕伐鼓非舊典

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

也案尙書符若日之有變便擊鼓于諸門有違舊典

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一

又通典七十八人作有司奏

爲舊君服議

應從弟子服師之制昔夫子旣喪門人若喪父而無服弔服加麻今縱不能爾自宜三月加白縗絰未聞深衣之制白祫布衣是今之吉服君弔其臣猶錫綬況臨故君而可奪情服乎

通典九十九孔注

年三十

汪字德澤榆子孝武時累遷至侍中尚書太常卿出爲征虜將軍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太元十七年卒有集十卷

四府君郊配議

太始開元所上祭四府君誠自世數尙近可得饗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爾時在七世之外自當不祭此四王

推此知既毀之後則殷禮所絕矣

宋書禮志三太元十二年詔
義理堂郊祀太常孔江議

荅范甯問

范甯問孔德澤云甲無子取其族子乙爲後所生父沒降服周甲晚自生子乙歸本家後甲終乙當有服否若服當制何服孔答曰代人行之俗當無服繼母嘗爲母子既出服周推此粗可相況通典

范又難必當有服未辨服之定準云繼母既出服周此理所出爲分明釋耳孔又答云繼母出爲服周是父沒而嫁賀循要記亦謂之出當已捨此適彼不獨在嫁可已意領故不必繼于本也

上同

孔安國

安國字安國榆第三子孝武時爲侍中太常安帝時再爲會稽內史遷領軍將軍領東海王師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殷祠啟

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祔之後得已烝嘗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己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脩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于寢今不設別寢既祔祭于廟故四時烝嘗已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祔已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于限三十月也當是內臺常已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已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于應寢而修意所未譬宋書禮志三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固啟云云

又啟

范泰云今既祔遂祭于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

不同。既祔之後可親蒸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爲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旣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后呂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曰廢事今曰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于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眞難臣乃呂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爲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敢不允卽當責失奏彈而督慢惰稽停遂非忘舊請免泰瑾官宋哲禮志三

孔坦

坦字君平，愉從弟。元帝爲晉王，呂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免。明帝時，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成帝初，遷

尚書左丞蘇峻反爲陶侃長史峻平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免尋拜侍中咸康初大司馬王導請爲司馬遷侍中出爲廷尉已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卒贈光祿勳謚曰簡有集十七卷

初到尚書郎對策

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堪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亂何妨一郡之賢

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汗宮瀝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荅書孔祖傳

謝賜酒柑表

天恩例賜靈酒黃柑不勝受遇謹表已聞御覽九百六十六

奏議策除秀孝
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

罕而通一經。自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自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樂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自爲疑。然宣下召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于不試。冒昧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于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羣，惜之。愚曰：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已事策，亦犯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普延五年。自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玩謫乎。晉書孔坦傳：先是呂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增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策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

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姑託
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

與石聰書

華狄道乖南北迴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啟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蹐豺狼之穴朝廷每監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旣集罪人斯限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廟惟虎是討彭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憤況身娶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嘗

之同盟率關右之眾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寶融之保河西瞭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人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鈞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限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啟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戒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翫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嗟何及矣僕呂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

晉書孔坦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

臨終與庾亮書

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緜緜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呂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卽命多恨耳足下呂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攘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于中原反紫極于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

晉書孔坦

傳

孔羣

羣字敬林，渝從弟，仕至御史中丞。

與親友書

今年田得七百石穀米，不足了麴糱事。

智書孔羣傳

孔嚴

嚴字彭祖，羣兄子。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哀帝時，領尚書，廢帝時，拜吳興太守。有集十一卷。

諫鴻祀

鴻祀雖出尙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已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已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

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

晉書孔嚴傳
隆和元年

與王彪之論蔡謨謚書

博士引禮之義目通高尚之事穆誠實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則是參貳宰相攷行定名議存實錄不可不詳通典一
百四

孔仰

仰齋里未詳

墓毀論

案禮聖人制殯葬之意蓋目死者不可服存而孝子不忍棄其親故爲棺槨葬埋推其本心固在不忍棄之中爲禮節目順孝子情耳原聖人之意蓋目無知處形骸故目幽閉長久爲安目有知爲神靈故目博廟尊嚴而顯尊嚴故可脩潛隱故不犯比之丘陵同之自然而不敢脩若遇寇發露可目補復其外而不可改內哭泣

之日，召事訖爲節，故廟災存三日哭之。之文墓毀無制哭之日，竊推夫理，恐不加異于廟災也。苟召無知處之，則雖加開發，不能益死者之苦。但人情不忍見聞，見聞之日有哭泣，一日五日，或十日，過者不足褒，不及不足貶，故聖人不爲之禮。通典一
百二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兼督學政，務務黃岡王毓藻纂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七

鳥程嚴可物校輯

呂會

會愍帝時汝陰內史

上言任僑妻產女

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苗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屬

猶曰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嘉

徵顯見生于陝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踊

作躍謹

畫圖曰上

宋書五行志五又洪苑珠林八十七引搜神記愍帝建

興四年新蔡縣史在僑妻胡產二女相向腹心合阿自

曾呂上齊呂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

時內史呂會上言云云時有穢者晒之

蘇峻

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仕郡主簿舉孝廉元帝鎮江左遙假安
集將軍後泛海到廣陵轉鷹揚將軍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復

爲淮陵內史，加奮威將軍。大寧初，更除臨淮內史。已破王敦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咸和初，與庾亮不平，舉兵反。宮城陷，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溫嶠、陶侃等討斬之。

辭大司農表

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晉書蘇峻傳

劉超

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之後。少爲縣小吏，遷琅邪國記室。掾從元帝渡江，轉安東府舍人。相府建，又爲舍人。賜爵原鄉亭侯。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出補句容令，入爲中書通事郎。領安東上將軍。明帝時，封零陵伯。出爲義興太守。拜中書侍郎。成帝初，遷射聲校尉。代趙肅爲

左衛將軍、徙右衛將軍爲蘇峻所害贈衛尉謚曰忠有集二卷

乞買外廄牛表

臣家裏應用一純牛連市素不如意外廄猥牛中有任用者臣請

乞正陌三萬錢五匹布乞買此牛

御覽八百二十八

表

劉超病給四順湯

書鈔十九

書

超死罪白如命皆令有本末保任然後受隨宜分處謹白

清化閣帖三

江啟

啟建興中爲主簿太興中累遷侍中黃門侍郎

論墓毀服表

案據鄭玄云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如鄭義曰見而服不見不服也司徒臨頤公前表改葬之總不乞吉臨凶今聽其墳墓毀發依改

葬服總麻不得奔赴及已修復者唯心喪縗素炭衣白幘哭臨三

月

通典一百二太興二年作中黃門侍郎江敬表

王籍等周喪嫁娶議

夫風節不振無以蕩獎俗禮義不備無以正人流籍名門擢登賓友不能率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垂怨體例宜全又東閣祭酒顏含居叔父喪而遣女推尋舊事永康二年虞濬陳湛各有弟喪嫁子拜時司徒王渾奏免通典六十劉隗上言文學工籍周喪娶妻江敬表主薄謂弟喪不重于叔父成婚之禮不輕于拜時含犯違禮典夫崇禮謂之有方之士不崇禮謂之方外之人況虧濟創薄崇俗棄禮請免官禁止

謝潛

潛建興中爲從事中郎

王籍等周喪嫁娶議

鄭玄曰爲女子成人逆降廟親及將出者昔陳湛曰女年過二十
依鄭義不責遷任徐州不爲坐免久爲成比若舍女未過二十宜
如魄奏若謂鄭玄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人
也通典六十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
周喪娶妻從事中郎謝潛議云云

丁潭

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爲郡功曹察孝廉元帝曰爲丞相西閣
祭酒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爲琅邪王郎
中令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成
帝卽位已爲散騎常侍侍中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
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康帝初已光祿大夫
致仕卒年八十贈侍中謚曰簡

上書陳時事損益

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

當既得其人使久于其職在官無苟且居下者有恆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已速成矣夫兵所已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畱心簡選精銳已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爲國者猶爲家也計才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便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

首書丁潭傳

上書求爲琅邪玉袞行終喪禮

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已敦于後輒案令文王疾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

晉書丁潭傳

張亮

亮爲太常博士太興初徙尚書郎

東海王爲新蔡王殯服議

聖人因親臣教愛親不同而殯有降殺蓋由知識未同成人故也。七歲呂下謂之無服之殯記曰臣不殯君子不殯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則宜同殯制而無服也。

通典八十二新蔡王四歲而亡東海王移

訪太常博士張亮議

蜡臘議

案周禮禮記干注周禮云國祭蜡則歛

下闋北堂書抄一百五十五

案禮蜡者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則服玄蜡則服黃蜡臘不同總之非也傳曰臘接也祭則在新故交接也俗謂臘之明日爲初歲秦漢呂來有祝歲者古之遺語也。

世說德行篇注戴文續集五御覽三十三

臘日不宜舉哀戒嚴議

元帝大興二年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既陳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之喪。呂常降者不呂廢從母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又禮祭之明日改祭午祔。呂燕皇尸殷謂之形周謂之繹今雖未施形繹云日之澤未可戒嚴通典四十四太興二年未肅前一日詔明日當爲范氏從母舉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云

于寶

寶字今升新蔡人元帝承制召爲著作佐郎賜爵關內侯中興建領國史出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左長史遷散騎常侍有周易注十卷周易宗塗四卷周官注十二卷春秋左氏傳義十五卷晉紀二十三卷搜神記三十卷于子十八卷集五卷

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博訪知
之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

初學記二十一

駁招魂葬議

時有招魂攷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大傅公既屬寇亂。屍柩不反。時
葬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今魯國周生。㠯爲宜爾。盛陳其議。皆多
無證。寶㠯爲人死神浮歸天。形沈歸地。故爲宗廟。㠯賓其神。衣衾
㠯表其形。棺周于衣。槨周于棺。今失形于彼。穿冢于此。知亡者不
可㠯假存。而無者獨可㠯偽。有哉。未若㠯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
宗廟㠯安之。哀敬㠯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于空寢。豈唯斂
屍。亦㠯靈神也。答者曰。古人有言。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
也。是㠯君子重于禮義。夫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
爲制。有㠯順鬼神之性。有㠯達生者之情。然則冢曠之間。有饋席。
本施骸骨。未爲有魂神也。若乃釭魂于棺。閉神于槨。居浮精于沈。

魄之域、匿遊氣于雍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于迂矣。周生又云、昔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荅曰、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黃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于葬通典一
百三

王昌前母服論

王昌事詳前竟陵王琳文

禮有經、有變、有權、王懿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自始終之義、不可求、自循常之文、何羣議之紛錯、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祖、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自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眾、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自敘情而卽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自名來親、而恩否于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

服之道哉。張惲劉卡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恆通于服絕之制，可
已斷矣。朝廷于此宜尊之。呂趙姬齊之呂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
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
已居生，又況于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
今令先妻呂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
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
先後，配呂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呂恕先父之志，中呂高二
母之德，下呂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
得禮之本乎？

晉書禮志中

晉紀總論

史記曰：昔高祖宣皇帝，曰雄才碩量，應運而生，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軒，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呂容納，行任數，呂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爾乃取鄧艾于農隙引州泰于行役委呂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軍旅屢動邊鄙無虜于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立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于伊尹至于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厚下儉昌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殷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自從善爲根故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村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

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馴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謠雖太平未洽亦足呂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呂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卻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呂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胥于勢利于是輕薄于紀之士役姦智呂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領之于荆揚劉淵王彌撓之于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

子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蜀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鳥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頭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小道。治勢動者不可小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呂后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已。是呂后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呂治之。斷刑罰。呂威之。謹好惡。呂平之。審禍福。呂喻之。求明察。呂官之篤慈愛。呂固之。故眾知向方。皆

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敎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于家閭、邪僻銷于胷懷。故其民有見危而授命而不求生、有害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自昔之有天下者所曰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自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嶽、復降在原。自處其民、自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

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召至于王季，能
誦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
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曉九族，外尊事黃。
耆贊老乞言，召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
澣澣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召婦道，故其詩曰、荆于寡妻，至于
兄弟。召御于家邦，是召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
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召上治內，采薇召下治外，始干憂勤，終于
逸樂。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猶召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
日天命未至。召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
保大定功。安民和眾，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
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

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礎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
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
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蓋有
爲已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已便事不及脩
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
毫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
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又加之已朝寡純德之士
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已莊老爲宗而黜六經
談者已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已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
者已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已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已目
三公已蕭杌之稱標上議已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
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
王曰吳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蓋共嘵點已爲衣塵而相詬病

吳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懸于貨慾之塗選者爲人擇官
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呂十數大極其尊小錄
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
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
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
櫛織紙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
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顚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
莫之非也又況責之間四教千古修貞順于今輔佐君子者哉禮
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
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
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
多僻攷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隙

覽傅亥剽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
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呂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見
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
哭，又況我惠帝。呂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于六宮，韓午助
亂于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
後，得位羈于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
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
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呂愍帝之正，淮南之
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于傾覆。而懷帝曰：豫章王登天位，剽
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
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
呂南陽王爲右丞相，東呂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郡爲臨
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

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湻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文選戴文類聚十一又見羣書治要二十九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粟陸，㠭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㠭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㠭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平。

文選戴文類聚十三

晉紀論姜維

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㠭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蜀志姜維事評注

山亡論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臣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琅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琅邪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曰爲名也。又交州曉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蟬蛻，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

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動此天地之癟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澤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搜神記序

雖攷先志于載籍收遺逸于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緝片言于殘闕訪行事于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昌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

承于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舊述，亦足昌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昌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梗體。有昌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官書千
寶傳

司徒議

從事中郎之職，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紀綱其事體，參輔謀議。

左長史掌職檢其法憲，明其分憲。

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勵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昌訓羣吏，昌

貫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

御覽二
百九

金言文卷一百一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日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一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鑒

鑒字茂高，堂邑人。御史中丞睿子。初爲元帝琅邪國侍郎，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不就。

竹簾賦

楚簾陳于玉房，巴箱列于椒臺。

晉書一百三十
三御覽七百八

勸元帝親征杜弢疏

天祐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麻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埽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鷗祝于五嶺，蠻蜀狼顧于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

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昌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于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暮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蠟雖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內闕我室家之好蹠武之眾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敗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案精甲而守之六軍既瞻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驃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聞昌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銷于麾下矣議者將昌大舉役重

人不可擾。鑒謂晉、擾、已制敵、愈于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已蕭何之任，或曰：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于邵陵，晉文擐甲于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壘漿不瞻，馳騁四方，匪遑憲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已融，今大弊之極，刷于屢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蠻旗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麾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略蒙儉，不曰爲勞，況急于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偽祖親

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眾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機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蒼龜議者或曰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已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埽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已威天下何忍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已凡鎖謬蒙獎育恩竭愚忠已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成卒之謀先後採之乞畱神鑒思其所陳晉書王鑒傳

傅純

純元帝初爲太常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二卷

雉賦

覽飛禽之可貴、偉翔雉之嘉形、應炎離之誕育、包造化之濱精鮮光皎粲麗采繁盈首同暉于昊天垂玄景之綠青體等耀于方彩敷五色之華英。苑文類聚九十八

惠懷愍別廟議

議者既欲據傳疑文、又欲安之陰室。據傳則所代爲禫、陰室非禫所處。此矛盾之說。夫陰室、呂安殤主北向而陰、非人君正位更衣者。帝王入廟便殿當歸盛位。漢明呂存所常居故崩呂安神而議謂卑于陰室、實所未喻。惠懷愍宜更別主廟。通典四十八

居親喪遭外總麻喪議

禮先重後輕、則輕服臨之。輕服臨者、新亡新哀、呂表新情亦明。親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復著重者、是輕情輕服已行故也。今新死若在千里、表應服者、已官役爲限、奔臨無由、乃已重包之、夫重服

自前亡非闋新死則新死無服也豈應服之親卒爲無服宜制新輕之縗已當往臨之服若新亡除既了則反服先重自然包之前後二喪人情與服得兩濟乎或難曰服自禮爲主禮有往臨之縗而無便制之服如便制輕縗恐非禮也荅曰禮是經通之制而魯築王姬之館于外春秋㠯爲得禮之變明變反合禮者亦經之所許也通典九十七

難改葬復虞

夫葬㠯藏形廟㠯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于寢而虞之乎若虞之于寢則當復還祔于廟不得但虞而已通典一百二葬應虞與不案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總旣槩而除之傳純難

梅陶

陶元帝初爲王敦諮議參軍後除章郡太守成帝初爲尚書拜光祿大夫有新論一卷集二十卷

鵠鳥賦序

余旣遭王敦之難，遂見忌錄，居于武昌。其秋有野鳥入室，感賈誼

鵠鳥依而作焉。

御覽九百二十七

與曹識書論陶侃

陶公機神明鑒，佞性武忠順勤勞，併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晉書七初學記

陶侃傳尚書與親人曹識書

自敘

余居中丞，曾召法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曰：「堂高由于陛下，皇太子所召得崇于上，由吾奉王憲于下也。」吾敢枉道曲媚，後皇太子特見延請，賜召情謐之禮，敬之如師。

晉書七初學記

十二御覽二百二十六六百四十九

環濟

濟大興中爲太學博士，有喪服要略一卷，帝王要略十二卷。

父母乖離議

春秋之義納室養姑承繼宗祀聘納事在可許仕進須俟清平通典

九
十八

李
璉

璉爵里未詳

宜招魂葬論難孔衍

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于墓中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周武尚祭于畢季子復命于墓成公夢康叔相冢余饗既葬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道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是烝嘗之常宇非爲仙靈常止此廟也猶圜丘是郊祀之常處非爲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是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安神也伯姬火死而叔弓如宋葬共姬皆其證也宋玉先賢光武明王伏恭范遂並通義理公主亦招魂葬豈

皆委巷乎通典一百三

公沙欵

通典一百三

欵北海人

宜招魂葬論

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織意髮鬚耳若俱歸形于地歸神于天則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質宮不重仞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龍旗重旒事存送終班秩百品郎生曰推亡依情曰虛禮則近代之數密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通典一百三

谷儉

儉字士風湘州桂陽人中興初刺史甘卓舉秀才策試高第除中郎尋歸不復仕有集一卷

角賦

夫角弓類推之蓋黃帝會羣臣于太山作清角之音倡兩鳳之雙鳴若二龍之齊吟如丹蛇之翹首倡雄蛇之帶矢御覽三百三十八夫沒歸宗未嫁而亡爲服議

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出之義今姑愍彼無嗣令還其黨欲令更出則衛莊姜遺陳媯之比也于兄弟之家者兄弟宜服周受姑命而歸宗夫之餘親不應有服通典九十九

虞子卿

子卿爵里未詳

駁谷士風議

士風所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適之義昔姜氏曰殺嫡立庶歸齊怨魯陳媯已子死君卒于禮宜歸此婦非姜氏義絕之倫無陳媯應出之事其姑愍其守寡欲令更適此代俗之常意非教訓

之道也衛共伯之妻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去就有姑命未可要謂之必出也

通典九十九

孫霄

霄會稽人爲琅邪國右常侍

諫爲琅邪王煥營起陵園疏

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臣世豐不使奢放內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臣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臣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蹻阼興微濟獎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冕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

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殯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帛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閒容柷大夫容壺士容斂。臣壺斂爲差，則柷財大于壺明矣。槨周于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堅，固無益于送終，而有損于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卽空葬之日，卽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于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于丘墓，蓋丘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殯宮，始則營草宮于山陵，遷神柩于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已。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

地周殘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子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呂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呂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晉書琅邪傳

沈充

充字士居吳興武康人爲王敦參軍遷吳興太守從敦舉兵敗歸爲故將吳儒所殺有集二卷

驚賦序

先大夫俞頴川者殊精意于養鷺求得可鷺類于張猛虎亦多好者于時有綠眼黃喙折翼赤頭家家有焉然經頴川之好者焦叔明呂太康中得大蒼鷺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驚

人三年而爲暴犬所害。惜作苦御覽其不終故爲之賦云。

就文類聚九

十一御覽九

百九

楊泓

亂爵里未詳

拂舞序

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宋書音樂志一

劉嘏

假明帝時濮陽太守

上司徒府辨同姓爲婚

同姓庶姓有正姓有復姓有單姓鍾云出于鍾離之後胡母與胡公同本復鍾單鍾復胡單胡今年共婚不曰損一字爲疏增一字爲親不曰共其本爲悔取其同者爲吝宜理在可通而得明始限

之別故婚姻不疑耳今竝時比俗年齊代等至于庶姓禮記書其
別于上始祖正姓明其斷于下曰之通議則人倫無闕案大常總
言博士議述敘姓變爲始祖者始此姓爲祖也此旣非禮所謂始
祖爲正姓之義卽便棄經從意謂義可通如今眾庶之家或避國
諱遁仇逃罪變言易姓者便可皆言是始祖正姓爲婚之斷如此
禮稱附遠厚別百代不通之義復何所施乎此惑之甚者也論者
又已爲開通同姓婚則令小人致濫案禮自有限禁之外本自禮
所不責不可已不禁禮所不應責者而云通禮所應責也王皆王
沈魏晉名儒同周室之後共婚者二門譜地皆存昌黎張仲娶范
陽張樞妹誥張公而後婚今日若攷經據事足已取正唯大府裁
之通典六十濮陽太守劉曜與同姓劉曜婚

司徒下太常諸博士議非之觀古云云

與卞壺疏

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鄧邠文之昭邗晉應韓武之

穆代俗之所惑上惑堯舜之代下惑應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邪則輕歷聖人議者或謂巍巍蕩蕩之德可㠭掩堯舜之疵或謂代近姓異可㠭通應韓之婚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可㠭通應韓之婚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娶于異姓附遠而厚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可㠭婚禮終之後應韓可㠭通堯舜之婚㠭正姓分絕于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于下也絕則無繫終則更始斷可識矣通典六十

黃士度

士度爵里未詳

屏風頌序

太虛三年皇帝詔造殿上賚御屏風寶劍嘉茲屏風帝王之服謹

爲述頌

書抄一百三十二

賜紫綬

書抄十九

楊方

方字公回會稽人王導辟爲司徒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出爲高涼太守有五經鉤沈十卷吳越春秋削繁五卷集二卷笙簧賦序

羽儀采綠采先軾鼓裳起于造木笙簧祖琴琴考筑筭作茲器于漢代猶擬易之立經初學記十六宋本誤同明刻本故作鼓木作农此有晚誤覆檢爲虞領軍薦張道順文

蓋聞驪龍之珠必沈紫泉之裏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竊見處士吳國張道順天挺珪璋明達清秀下筆掩彫龍之文發言吐談天之藻慕西道之陽生希北恭之顏回若得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鏗必騰躍天路出觀聖世御覽六百三十二

孔恢

恢咸和初爲句容令升平中爲太常博士太和末爲祠部郎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禮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又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九月鄭云君卒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子爲母三年經文則一而鄭有二疑太宰若從三年之制爲重則應從九月無應從總麻之理且太宰曰天子之庶出繼諸侯本無應厭降之道太宰今承諸侯別祀又不同庶姓相後有承繼大宗之義應從降一等之制從九月亦降一等應服五月出後者之子亦皆還降其本親祖父母伯叔一等又禮無蕃王出後本親與庶姓有異之制通典八十一
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乞齊縗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太常江夷上博士孔旼議云云

庾家爲孝庾后服議

庾家男女宜齊縗庾家諸婦雖非五屬女今見在五屬之內亦服周通典八十一孝后崩庾家訪服詞鄒郎孔旼云

議曹耽等事

禮無解職厭降之文。今有去官從本官之品典律竝愆軌訓有違。
案耽等竝呂凡才荷蒙榮飾或濯纓清波不能仰遵王度自同隸
人愆義違則虧黜王猷請已見事免耽等所覆除官通典九十一

國哀廢樂議

素會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
而不作耳故天子自加于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
近謂金石不可陳于庭也通典一百四十七晉有后妻下太常日
孔恢朝廷遇賓附素會時云應懸而樂博士

議
應頤

碩爲汝南太守有集二卷

祝祖文

元首肇建吉酉辰良五政數惠四教初揚萬類資新英頴擢章谷
風滌歲日和時光命于嘉賓宴茲社箱敬饗祖君休祚是將嘉肴

綺錯白茅薦恭有肉如墀有酒如江祖君旣眷祐肅威容

藝文類聚五

張浚

浚一作俊爲宗正卿有集五卷

白兔頌

其毛春柔纖毫秋黑點綴五采漸染粉墨蓋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資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秦失鹿于近郊晉得兔于遠境

冀文編歌九十五

弘訥

訥成帝時爲尚書郎

議加贈卞壺爵號

死事之臣古今所重下令忠貞之節當書于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欲望謂宜加開司之號曰旌忠烈之勳

晉書志
晉書志

重議卞壺贈謚

夫事親莫大于孝，事君莫尚于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受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冒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城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旛，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壘伏篤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眾望。

晉書書下
蓋傳

朱嘆

嘆成帝時尚書郎。

邵廣事議

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于此而

弛。

晉書范堅傳通
典一百六十六

徐叔中

叔中北海人爲博士弟子。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爲服議

呂前問不立甲乙爲名，繼于義不便。令呂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爲戊丙，言可爾。必慮事宜順其至情，非虛欺也。臨終不命知死之後制不在己故也。甲不中求信之前言也。本有未還之計去誓不還葬之辭，生則已不得養，死則不與已父同穴，就不成嫁當爲去母附之于嫁，不亦宜乎。十四 通典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寧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一十八終